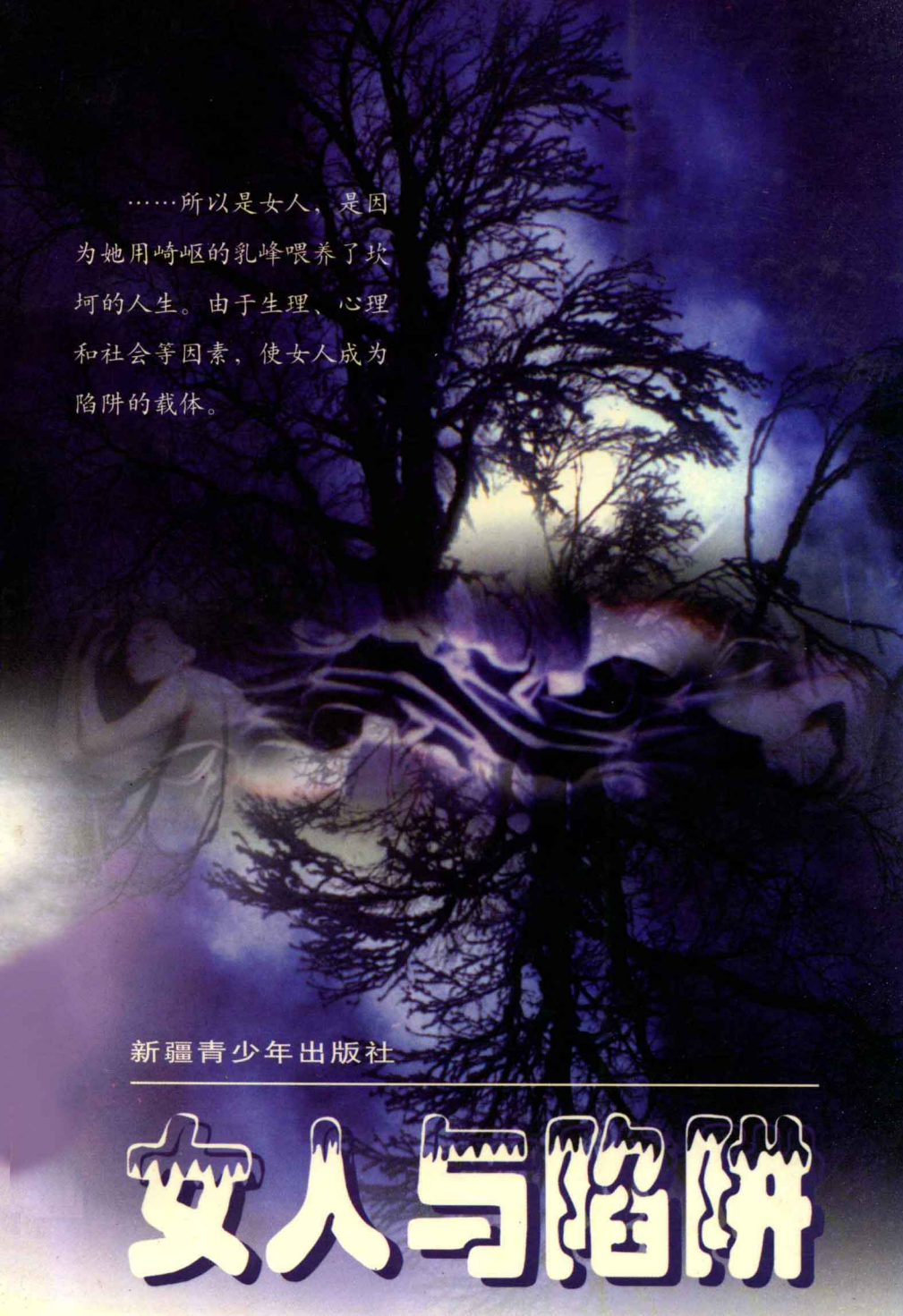




……所以是女人，是因为她用崎岖的乳峰喂养了坎坷的人生。由于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因素，使女人成为陷阱的载体。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 女人与陷阱

# 女人与陷阱

当代女人必读的畅销书  
当代女人的警戒牌

吴建华 编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杜芳清

封面设计 李 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与陷阱/吴建华编著—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9

ISBN7—5371—3423—5

I. 女… II. 吴… III. 女性—修养—普及读物 IV. D44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8008 号

女 人 与 陷 阱

吴建华 编著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9.5 印张 22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7—5371—3423—5/C·80 定价:18.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 导 言

女人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有女人的地方,人皆爱去;有女人的书,人皆爱读。但世间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会说:她们不愿意做女人。

女人终归要做女人。

地上有路,不分男女;天上有星,各显其彩。

设埋在女人脚下的陷阱,尽管很难填平,但修桥填阱,终归是善事之举。

本书分为 10 章,以绝对纪实之笔,实录设埋在女人脚下的陷阱事例,尤其突出实录具有现实意义的当代女性生活,以期女性读者能在其中了解生活,观察现实,鉴往知来,分辨是非,把握自己,驾驭人生,少走弯路,直达幸福彼岸。

# 目 录

## 导 言

### 第 一 章 女人也会是陷阱 (1)

女人之所以是女人,是因为她用崎岖的乳峰喂养了坎坷的人生。尤其是女人的自身,未出生时人多不想要;既出生时不光比男人处处少了一方天空,而且时时布满了种种陷阱。由于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等因素,使女人成为陷阱的载体。

#### 陷阱一:无法选择的性别 (2)

1、弃女婴,一条藤上八个苦瓜 (2)

2、在劫难逃的女性就业问题 (6)

## 第一章 女人也会是陷阱

---

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因为有了性别的差异，才有了命运上的差别。

女作家张洁曾说：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

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已经是个老话题了，但歧视妇女现象的悲剧仍在重演。我们与其说歧视妇女是社会生活设埋给女性的一口难见阳光的陷阱，倒不如说女性本身有时就是一口深不见底的大陷阱。

## 陷阱一：

### 无法选择的性别

#### 1、弃女婴，一条藤上八个苦瓜

莽莽巴山，茫茫云雾。隔水能听捣衣的棒槌声，隔岸能闻公鸡的打鸣声，但永远听不见古木笼罩庄院里人们欢快的脚步声。

八十年代初，住在这云雾里的夏贞大宁可放下村党支部书记不当，党员不要，温饱日子不过，抱定不见儿子不撒手的死心，让妻子一口气生下8个女儿。当妻子怀下第9胎时，一场乳腺疾病迫使她不得不做大月份引流，孩子竟然是个男孩，夏贞大的希望最终破灭了。妻子江巧云和她的女儿们在自然造化的无情和无情的封建文化的夹缝里成了八个苦瓜上的一条苦藤。

90年代初，8个女儿中，老大、老二和老三，先后嫁到邻村邻舍。3个女儿相继生下七胎女孩，至今存活的只有4个，还有三个女婴被抛进粪池临时撒上一把盐。

1995年四女儿夏山豆嫁给小镇上的张千里。到了96年春，去医院分娩，丈夫张千里听医生说生了一个女孩，顿时甩手而去。孩子洗过三朝，夏山豆拖着产后十分虚弱的身体，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独自抱着女婴回家，她刚跨进门，张千里已是火冒三丈，责骂道：“我以为你生了个猫娃狗娃，一生就是三四天，还是生了一个女娃。”后来，他接起斗篷看了看说：“这女娃根本不像我，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娃。”

张千里把夏山豆下奶的猪蹄汤提到大门外，一气捞着吃了个精光，女儿没奶吃，白天黑夜哭闹不止，而张千里闹得更凶。夏山豆还没有满月，竟被打得遍体鳞伤。

4月6日，夏山豆回娘家找来父亲夏贞大和几个妹妹与丈夫论理，张千里更加恼怒，出口就说：“看看你夏家这种，这是前世德修不好，一窝窝女人光生女子不生儿，你们仗意什么？”

4月20日，夏山豆向法院递交了丈夫毒打、诬陷、虐待她和孩子的控诉及离婚诉状。官司还没有展开调查，张千里又几次毒打夏山豆，致使她左腿不能走路，右手食指不能拿筷子吃饭。

5月9日，夏山豆抱着不足两个月的女儿从悬崖上跳下深涧而终了一切。

五女儿夏山梅、六女儿夏山红，由于从小营养不良，身材矮小，智力不健全，1993年被人贩子拐骗到山东至今下落不明。

七女儿夏山枣，1994年南下打工到广州。出门时只有16岁，初中还没毕业，可她在95年底回家时怀中已经抱了一个不足6个月的小男孩儿，母子俩早已瘦得皮包骨头。在夏贞大牛鞭的逼迫下，夏山枣仍然不敢实话实说，编造一个动人的故事来骗她父亲：她说同车间有一个外省姑娘跟她关系要好，像俩亲姐妹。这姑娘被他们的车间主任骗取了爱情，夜里经常约她出去吃饭，有时趁大伙上夜班的机会俩人在宿舍里偷情，他说他家庭生活不幸福，他要离婚然后娶她为妻。

后来那姑娘就怀了孕，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他却翻脸不承认。她去他办公室又哭又闹，使他恼羞成怒，除了大发雷霆就是置之不理。她也豁出来了：你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挺着肚子不去打胎，他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转眼到了她要生孩子的时候，他说要去东北出一趟差，结果一去再也没有回来。那姑娘生下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儿子不到15天，那姑娘就去找厂里领导，领导说那个男的也是打工的，一个月前已辞职不干了。姑娘一气之下病倒再也没有起来。

夏山枣说自己天天去看那姑娘，姑娘在临死前说自己无家可归，无脸见人，唯独放不下心的就是她的儿子，请求她将来把儿子

还给他的父亲或者请她将儿子抚养成人。那姑娘死了，夏山枣替她抚养了孩子，她无法找到他的父亲，只好将孩子带回家来。

夏贞大面对女儿的诉说，以一个过来人的目光看着女儿变形的身材，哺乳期的胸峰，自然不信女儿的话是真话。即使女儿说了真话，他那张老脸也不敢承认这个事实，虽然他想儿子想了一辈子也没有实现，但现在突然有了孙子他也绝不敢承认这个事实。山枣在家里领着孩子住了8个月，尽管不让孩子叫她妈妈，但四邻八舍的眼睛已像箭镞几乎要把她射穿。

1996年春天，山枣又一次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南下打工，由于孩子太小，多处打工找不上活，白天流落街头拾破烂度日，夜里住在瓜棚、楼梯拐角，小孩子与母亲十天半月吃不上一顿饱饭，半年洗不上一次痛快澡。

1996年冬天，母子俩流落到河南洛阳被一家开面馆的好心人收留下来。这个面馆是一对退休工人所开，平时没有请帮手，山枣进来把儿子锁在厨房后面的煤棚里，拼命地为老板干活。她以真诚勤劳朴实的行为打动了店主，店主畅开了戒心将小孩子解放出来，教孩子说话，给孩子买糖果、气球，还给孩子做了一把木头手枪。

1997年夏天，山枣和她的儿子离开洛阳，再次南下打工，她给儿子说：去给你找爸爸。其实，她只知道南方的钱比北方好挣，而为儿子找爸爸的心早已死了，不光是茫茫人海无法寻找，而且她根本就不想再见到他了，就是迎面见到她也绝不让孩子认他。

山枣只有一个信念：活着，为了孩子。

1997年，老八夏山果的多次恋爱皆因夏家姑娘光生女儿的闲话导致失败以后，终于招来了农村商人，他以不信“蛇是冷的”的侥幸心理，走到了夏家门上。他希望她能给他生个儿子，在他的眼里，山果仍然不是人，而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这种工具生了儿子便是好工具，生了女儿便是工具有毛病。然而，自然造化的力量是无情的，老八夏山果还是生了一个女儿，丈夫没有像她姐夫那样修理

她，但商人丈夫的观念还是中世纪对妇女的偏见，就以外出打工的名义偷偷地走了……

悲剧一再重演。

1998年3月27日，《华商报》特别报道栏目曾载《逼妻生育，魔掌伸向花季少女》文载：一个倒插门的男人，娶了比自己大10岁的寡妇，为了续香火，竟残忍地毒死了正上初中的独生继女，与之同遭此难的还有另外的三名无辜的女生。

据《周末》报载《令人心忧的“生育特区”》一文指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手中有了钱，续香火的观念也随之膨胀。于是，有人不顾一切地要往下生，不管生几个女孩，都不算数，非到生个男孩才肯善罢甘休。一些专业户，拍着票子对计划生育干部说：“罚多少？拿去。”有岭南人统计过几个县的情况：“这几个县在外地超生的数字占计划生育的40%。”

中原某县副县长，他这辈子共姊妹5人，总还觉得人丁不旺，在自己结婚有了个女孩后，又通过关系为女儿办了个“病残证明”，接着又生了第二个女孩，但还不甘心，于是又让妻子怀孕，再次通过关系，在某大医院进行了检查，确认是男胎后，让大夫给妻子开了长期病假条，事情终于败露，当上级领导找他谈话时，他宣称：“现在检查是男孩，那得生。”在另一场合扬言：“宁丢县长，也要儿子。”

他把早已写好的辞职书交给了组织部门。结果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开除留用察看一年的处分。

封建宗法制的家族观念在这样的干部身上如此浓厚。只有儿子才可以延续家族，使其永远不灭，而女儿则不行。好像说女儿是别人家的，女人的后代也都是别人家的。在自己的家谱中，从不记载女儿的名字。可女儿嫁出去，婆家也不算她是自家的，家谱上没她，这完全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封建观念。

## 2、在劫难逃的女性就业问题

对女性的歧视,不仅仅存在于个别人的观念和个别的家庭中,而且它渗透于 90 年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虽然表面上温文尔雅,但骨子里还是“男尊女卑”。

读书上学难。

女孩上幼儿园、上小学,社会对她们比较宽容,越往上念,名额越有限制,女子就有了难度。过去,初中招生,女生的分数要比男生高;高中招生,女生的分数也要比男生高;大学招生,很多学校也是同样。至于一些中专、技工学校、职业学校的招生,女生的分数都要比男生高。研究生招生,有的导师根本不收女生。待业的女青年找工作,要比男青年困难一层。妇女调动工作要比男性调动工作难。每每在这个节骨眼上,多少生女子的家长更比生男子的家长要多付出多少额外的心血。

女孩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念了四年,分配工作却也困难重重。听说某师大中文系在分配工作时,接收单位普遍不欢迎女生,有的甚至公开宣称:“女的不要!”、“不要女的!”学校没有办法,便男女搭配,像倒卖紧俏商品那样,再搭上一点卖不出去的劣质货物。

《中外妇女》杂志曾载《被 38 家报社回绝后……》的文章,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的朱红,在她等待分配的 50 天里,竟联系、奔波了在北京的 38 家新闻单位,都遭到了严酷的拒绝。在毕业三个月后,她决定到北京四通集团总公司上班。她这种开拓精神的确让人钦佩。

李世英,女,24 岁,毕业于某大学心理教育系,她的学习成绩优秀,对社会心理了解较多。97 年秋,她以自信的意志去外省自谋职业,众多的广告牌上写着诸多公司招聘公关小姐,临考前,她的

心态良好，她相信自己学习成绩一贯不差，在男女不平等的竞争社会，她曾击败过很多男生，她相信自己的智慧，何况是与同类女子们竞争她从来都是赢家。然而在笔试和面试以后，她却落榜了。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漂亮小姐，既无文凭又无工作能力的姐妹们反而被录取了。个中的原因，除了因她是女的而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以男人为载体的社会需要“秀色可餐”而并不真正需要“巾帼英雄”。但她没有灰心，最终落脚在一家电视台，得以展示才华。

常乐雨姑娘也是一座古城里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古籍出版社工作，论才论德论貌论相，人皆说她搞古籍工作多么屈才，若让她做省妇联主任已是再也合适不过了。去年市委向全市公开招聘行政管理人才，她以优秀的笔试和振奋考官的演说，赢得了名列前茅的资格，但她最终还是被落选下来。知情的人说：“常乐雨，你这样不行，绝对不行。因为你不会陪人进包厢喝茶跳舞汇报工作，你虽然精明过人，但你忘了这是男人的世界，女人永远是个陪伴的角色。”

常乐雨又回到她的古籍堆里做寄托她希望的学问。面对古籍，她还能说什么？

在眼下一些私营企业里，行如流水的用人方式中，很多公司或工厂，招工只要姑娘，却不愿要媳妇，其理由是这些女人很快就会成孕妇，工作不久就要生孩子。其实这是很荒唐的，生孩子，也要算女人的缺点？！

### 3、想儿子，他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1998年11月16日，湖北省郧西县过潭镇刘政勋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刘政勋之死源于他的重男轻女思想。

### ①娶个媳妇不养娃

1991年，年满24岁的刘政勋到了当婚时节，经村人多方介绍，找到了邻村姑娘李怀艺。

李怀艺之所以能够嫁到刘家，是因为她成为刘政勋的父母百里挑一的得意人选。刘政勋父母的选儿媳标准——“买牛要买抓地虎，娶妻要娶大屁股。”凡买牛，必四蹄如虎，才稳健有力；娶大屁股的媳妇是因为“屁股大肯养娃。”

李怀艺正好是胖大稳健、结实有力的姑娘，屁股大是自然现象。

刘家一家人就凭娶回一个大屁股媳妇感到比起邻家来高出了三分。刘家就像买回了一头良种的母猪，一只产蛋大王的母鸡，可以鸡生蛋，蛋报鸡，无穷无尽地成全着刘家的香火。

婚后，李怀艺迟迟不见怀孕，刘政勋的父母急了，催问刘政勋到底是咋回事？刘政勋说：“可能是怀艺胖过头了，胖很了就腻住了。”

刘的父母就让怀艺每顿少吃一点，把肥减了，也许受孕快些。

又过了一段时间，婆婆又问儿媳妇：“你咋咧，还不见动静？”

李怀艺说：“咋也不咋的，医生说可能双方谁有病，让啥时间去检查一下。”

有一天，刘政勋领着李怀艺去医院检查，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李怀艺忙去做饭。公公坐在灶洞跟前烧火，一边填柴火，一边问儿媳妇，今天检查出什么问题？李怀艺不好意思说，就吱唔了半天，说：“医生说了，子宫偏着呢，需要校正。”

公公好像听懂了，想了半天，说：“偏着怕啥？给我找个老虎钳子，拿来我给你拧一下。”

儿媳妇李怀艺哧地一声笑了，说：“爹，子宫是肉长的又不是铁的，你咋老糊涂了？”

公公一拍额头，说自己是老糊涂了，尽说些横话。

### ②光养女子不生儿

李怀艺在医生的校正下，终于挺起了大肚子。随着肚子的增长，她的地位也在升迁，公婆把她当成客人来招待。

自从她怀孕以来，家中7个母鸡产蛋却连一个蛋也没有卖过，院场边种下房大的一片萝卜也让怀艺拔着生吃完了，可李怀艺却生了一个女孩儿，惹得全家不高兴。

1994年，在公婆和刘政勋的合谋下，李怀艺东躲西藏又生下第二胎。第二胎还是一个女孩子。

刘政勋的脸皮就挂不住了，终日不高兴。公婆也叹息起来，有点后悔娶了李怀艺。

李怀艺在刘家的地位日渐滑落，人也逐渐消瘦，大屁股变成了干豇豆。

她多次抗议道：“医生说来，生不生儿子不是女方一个人的责任，男方也有问题。”

刘政勋最不爱听的就是她的这句话，赌气地说：“王白山的女人一直不生娃，我们说好，我去跟他的老婆睡，如果生了儿子就抱回来养着，你不许反对。”

李怀艺也赌气说：“可以。”

王白山住在刘政勋家的房后头，日子过得紧巴，想钱没有门道，想娃子媳妇不生育。

### ③想儿，打下至主意

有天晚上，刘政勋把王白山请到家里来喝酒，喝到八成上，刘政勋对王白山说：“你也该把房子修整一下，一下雨屋里都成了泥塘。”

王白山说：“没钱嘛！你借钱给我，我就动手修。”

刘政勋说：“我也不借钱给你，如果你同意把媳妇借给我生个儿子，我给你两千块钱。”

“嘻！”王白山笑得喷酒，“我老婆给我都生不出来，还能给你生个儿子？”

“那不一定的，要是生不出来，我给你1千元拉倒了，要是生了，我给你两千元，娃子归我，你不能反悔。”

王白山一口答应了，并嘱咐刘政勋不要在白天去他家，绝不能让外人知道了。

这以后的日子，刘政勋给王白山的老婆买了袜子、毛巾、香皂，每去皆不空着手，很快把那女人搞到了手。刘政勋每去过夜，王白山不是上山看守庄稼，就是去亲戚家了，那女人想生娃，也求之不得换个男人一试。

半年以后王白山老婆果然挺起了大肚子，后来果真生了个儿子。

刘政勋照口头协议拿去了两千块钱，王白山却翻脸不认人了，吼道：“你敢抱娃子，我就这一斧头劈死你。”

刘政勋急了，悔不该当初没有写下一纸凭据。

王白山早在妻子怀孕的时候，就说过：“他刘政勋倒想得好，自己有了两个姑娘都还想要娃子，我连一个姑娘都没有，他眼睛就瞎啦？咋就不凭个良心？要娃子没有，要命有一条。”

转眼，新生的婴儿过了满岁，刘政勋还没有将他的娃抱回家去。两家矛盾越来越深，王白山自从媳妇生下娃子以后就夜夜坚守睡房，阻止她与刘的往来。

刘政勋于96年春向王白山提出了第二个处理矛盾的方案：

让王白山同意，他与王妻再生一胎，若是男孩儿他抱回自养，若是女孩儿便由王抚养，属于超计划生育的罚款全由刘政勋负担。

王白山也知道了自己没有生育能力，思考了几夭，给自己的妻子说，宁肯让你去向任何男人借种生娃，也不能让刘政勋再动你一

指头。

刘政勋想儿的希望破灭了。

他多次向王白山要儿子，无论什么条件王白山就是不答应。刘政勋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中把气出在自己的媳妇身上，骂媳妇是个呱呱，光生女不生儿，害得他驼子睡觉——两头不着地。

那媳妇气急了也顶他，说你生就长个岳父脸，有儿子为啥抱不回来？

### ④为报私仇去饮酒

刘政勋想儿的观念阴魂不散，为了再跟王白山赌一口气，也为了跟妻子赌一口气，有一天晚上，他提了两瓶酒去王白山家“解怨气。”他把酒瓶放在王家的饭桌上，王白山一看就要把他抢到门外去，被王白山的女人挡住，说伸手不打上门客，刘政勋不是来闹事而是拿着礼物来的，有话应当好好说。

刘政勋也见台阶就下，说自己是来解和的，冤家宜解不宜结。一泡尿不臭不能挑着臭，惹得外人见笑。

王白山见他没有再说抱回儿子的话，自然气消大半。便让女人捞了酸坛子里的酸菜，又调了一碗萝卜丝子，俩人开始喝酒。一直喝到两瓶酒见底，才一个东倒一个西歪地扒在了酒桌上。

第二天，王白山死了。

因为死的突然，村里的干部怕有意外，请来了派出所的民警和法医，对王白山仔细检查过，结论是酒精中毒过量而死，再无其它疑虑。知道王白山与刘政勋两家这几年风流事的人，又听说是他俩在一起喝酒而出事，总有一些疑心挥不去。有人就以王白山的亲友为名，提出解剖王白山尸体的要求，于是王白山的尸体被摆放在大门外的草地上，经法医剖尸，在血液和胃中没有发现异常现象。刘政勋便以邻居的身份和酒友的负债之情，反复说自己后来不让王白山灌酒却又阻止不住，他知道他能喝，却万万没有想到会一命呜

呼。所以刘政勋在埋葬王白山时，表现得特别积极，几天几夜没合眼，并在村干部面前表示，因喝酒他负有一定责任，他情愿替王白山偿还所有的外债（王白山死前有1千多元外债），并帮助他家种好庄稼，管好家事等等。

王白山死无它因，也只好都认可——过量饮酒所致。

### ⑤人可忍，天不可忍

刘政勋经常到王白山的妻子那里去，见活便干，见饭便吃，并且给以小恩小惠，日渐与其成了夫妻样子，特别是他俩共同生的那个儿子，让刘政勋得意万分。

在这以后的近两年中，刘政勋成了一夫两妻中的人。养一头牛，耕两家坡地；下一片稻秧，插两家水田；夏收大忙，两家劳力集中在一家的麦田收割。刘政勋的三个孩子，最大的姑娘开始读了小学，最小的儿子也学会了走路，一切都在他的安排之中进行着。

1998年9月，天降大雨数日不住，长江一带洪水暴涨不止。王白山活在时的破屋也被刘政勋修整加固，完好不漏，然而绷紧的绳子却从细处断了。

秋雨绵绵中，埋王白山的墓地滑塌了，经洪水一冲，冲出了王白山的寒骨，村人闻讯赶来拾骨复埋，却意外地发现王白山的头顶骨里钉着一颗两寸多长的铁钉，钉子已经锈成黑色，拔出钉子时，头骨留下一个黑色的圆孔。

经公安方面对刘政勋突击审问，刘政勋开始时拒不承认，险些把责任推给那个给他生子的王白山的妻子。但他最终逃不脱铁的事实，便交待了自己作案的原因和全过程。

原来，那天晚上，他将王白山喝醉以后，借扶王去床上睡觉时，发现他已醉不成人，这时他去里屋看了王的妻子和孩子早已入睡，回来在门背后摸出了一个秤锤，又摸出早已准备好的铁钉，对准王白山的头顶，一气钉了进去，王白山胡乱登了几下脚，就躺在地上